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一〇〇回 巧機緣一旦得功名 亂巴結幾番成笑話

「賈冲得了送少大人的差使，不覺心中大喜。也虧他真有機智，一面對著李大人故意做出多少戀戀不捨的樣子；一面對於少大人，竭力巴結。少大人是家眷尚在湖南原籍，此次是單身到河南稟到。因為一向以為賈冲靠得住，便把一切重要行李，都交代他收拾。他卻處處留心，甚麼東西裝在那一號箱子裡，都開了一張橫單；他雖不會寫字，卻叫一個能寫的人在旁邊，他口中報著，叫那個人寫。忙忙的收拾了五天，方才收拾停當。」

「這一天長行，少大人到李大人處叩辭。賈冲等少大人行過了禮，也上去叩頭辭行。李大人對少大人道：『你此次帶賈冲出去，只把他當一員差官相待，不可當他下人。等他這回回來，我也要派他一個差使的了。』賈冲聽了，連忙叩謝。少大人道：『孩兒的意思就是如此，不消爹爹吩咐。』說罷，便辭別長行。自有一眾家人親兵等，押運行李。賈冲緊隨在少大人左右，招呼一切。上了輪船，到了上海，便到一家甚麼吉升棧住下。那少大人到了上海，自有他一班朋友請吃花酒，吃大菜，看戲，自不必提。那兩個帶來的家人，也有他的朋友招呼應酬，不時也抽個空，跑到外頭頑去。只有賈冲獨自一個，守在棧裡，看守房間。

「你道他果然赤心忠良，代主人看行李麼？原來他久已存了一個不良之心，在寧波時，故意把某號箱子裝的甚麼東西，某號箱子裝的甚麼衣服，都開出帳來，交給主人。主人是個闊佬，拿過來不過略為過目，便把那篇帳夾在靴掖子裡去了，那裡還一一查點。他卻在收拾行李時，每個衣箱裡，都騰出兩件不寫在帳上；這不寫在帳上的，又都做了暗號，又私下配好了鑰匙。到了此時，他便乘隙一件件的偷出來，放在自己箱子裡。他為人又乖巧不過，此時是四月天氣，那單的、夾的、紗的，他卻絲毫不動，只揀棉的、皮的動手。那棉皮東西，是此時斷斷查不著的；等到查著時，已經隔了半年多，何況自己又有一篇帳走出去的，箱子裡東西，只要和帳上對了，就隨便怎樣，也疑心不到他了。你道他的心思細不細？深不深？險不險？他在棧裡做這個手腳，也不是一天做得完的。

「恰好這天做完了，收拾停當，一個家人名叫李福的，在外回來了，坐下來就歎氣。賈冲笑問道：『那裡受了氣來了，卻跑回來長吁短歎？』李福道：『沒有受氣，卻遇了一件極不得意的事。』賈冲道：『在這裡不過是個過客罷了，有甚得意不得意的事？』李福道：『說來我也是事不干己的。我從前伺候過一位卜老爺，叫做卜同群，是福建候補知縣，安徽人氏。』賈冲聽得一個『卜』字，便伸長了耳朵去聽。李福又道：『一位少爺，名叫卜子修，隨在公館裡。恰好那兩年臺灣改建行省，劉省三大人放了臺灣撫臺。少爺本只有一個監生，想弄個官出來當差，便到臺灣投效，得了兩個獎札。後來卜老爺死了，少爺扶柩回籍安葬。起復後，便再到福建，希圖當個差使。誰知局面大變了，在那裡一住十年，窮到吃盡當光。此刻老太太病重了，打電報叫他回去送終，他到得上海來，就盤纏斷絕了。此刻拿了一張監照，兩個獎札，在這裡兜賣。』賈冲道：『是獎的甚麼功名？要賣多少錢呢？』李福道：『頭一個獎，是不論雙單月，選用從九；第二個是免選本班，以縣丞歸部盡先選用。都是臺灣改省，開墾案內保的，只要賣二百塊錢，東西是便宜的。』賈冲道：『只要是真的，我倒有個朋友要買。』李福道：『東西自然是真的，這是我們看他弄來的東西，怎麼會假。但不知這朋友可在上海？』賈冲道：『是在上海的。你去把東西拿來，等我拿把前路看看，我們也算代人做了一件方便事情。』李福道：『如果真有人要，我便馬上去拿來。』賈冲道：『自然是有人要，我騙你做甚什。』

「李福道：『那麼我去拿來。』說罷，匆匆去了。

「原來賈冲在定海鎮衙門混了幾年，他是一心要想做官的，遇了人便打聽，又隨時在公事上留心。他雖然不認得字，但是何處該用硃筆，何處該用墨筆，咨、移、呈、札，各種款式，他都能一望而知的了。並且一切官場的毛病，什麼冒名頂替，假札假憑等事，是尤為查察得爛熟胸中。此刻恰好碰了一個姓卜的獎札，如何不心動？因叫李福去取來看。不一會，李福取了來。他接過仔細察看了一遍，雖然不識字，然而公事的款式，處處不錯。便說道：『待我拿去給朋友看看。但不知二百塊的價錢，可能讓點？』李福道：『果然有人要了再說罷。』賈冲便拿了這東西，到外面去混跑了一回。心中暗暗打算：這東西倒像真的，可惜沒有一個內行人好去請教。但是據李福說，看著他弄來的，料來假不到那裡。一個人蕩來蕩去，沒個著落，只得到占卦攤上去占個卦，以定吉凶。那占卦的演成卦象，問占什麼事。賈冲道：『求名。』占卦的道：『求名卦，財旺生官，近日已經有了機緣，可惜還有一點點小阻礙。過了某日，日干衝動官爻，當有好消息。』賈冲道：『我只問這個功名是真的是假的？』占卦的道：『官爻持世，真而又真，可惜未曾發動。過了某日，子水子孫，衝動己火官鬼；況且財爻得助，又去生官；那就恭喜，從此一帆順風了。』賈冲聽了，付過卦資，心中倒有幾分信他，因他說的甚麼財旺生官，自己本要拿錢去買這東西，這句已經應了；又說甚麼日下有點阻礙，這明明是我信不過他的真假，做了阻礙了。又回頭一想，在衙門裡曾聽見人說，拿了假官照出來當差，只要不求保舉，是一輩子也鬧不穿的，但不知獎札會鬧穿不會。忽又決意道：『管他真的假的，我只要透便宜的還他價；他若是肯的，就是在外頭當不得差，拿回鄉下去嚇唬鄉下人，也是好的。』定了主意，便回到棧去。

「只見仍是李福一個人在那裡，便把東西交還他道：『前路怕東西靠不住，不肯還價。』李福著急道：『這明明是我的舊日小主人在臺灣當差得來的，那時候還有上諭登過《申報》，我們還戴上大帽子和老主人叩喜的，怎麼說靠不住！』賈冲道：『就是真的，前路也出不起這個價；他說若是十來塊洋錢，不妨談談。』李福道：『那是上天要價，下地還錢，我不怪他。若說是個假的，他買了這東西，我肯跟他到部裡投供去；如果部裡說是假的，那就請部裡辦我！』賈冲聽了這話，心中又一動，暗想看他這著急樣子，確是像真的。因說道：『你且去問問他價錢如何再說。』李福歎道：『人到了背時的時候，還有甚說得！』說罷，自去了。過了一會，又回來說道：『前路因為老太太有病急於回去，說至少要一百塊，少了他就不賣了。』賈冲又還他二十塊，叫他去問，李福不肯；賈冲又還到三十，李福方才肯去。如此往返磋商，到底五十塊洋錢成的交。

「少大人應酬過幾天，便要到外面買東西，甚麼孝敬上司的，送同寅的，自己公館用的，無非是洋貨。他們闊少到省，局面自然又是一樣。凡買這些東西，總是帶了賈冲去，或者由賈冲到店裡，叫人送來看。買完了洋貨，又買綢緞。這兩宗大買賣，又調劑賈冲賺了不少。賈冲心中一想：我買了那獎札，是要謀出身的，此刻除了李福，沒有人知道；萬一我將來出身，這名字傳到河南去，叫他說穿了，總有許多不便，不如設法先除了他。恰好這幾天李福在外面打野雞，身上弄了些毒瘡，行走不便。那野雞妓女，又到棧裡來看他。賈冲便乘勢對少大人說：『李福這個人，很有點不正經，恐怕靠不住。就在棧裡這幾天，他已經鬧的一身毒；還弄些甚麼婆娘，三天五天到棧裡來。照這個樣子，帶他到河南去，恐怕於少大人官聲有礙。此刻不過出門在客中，他尚且如此；跟少大人到了河南，少大人得了好差使，他還了得麼！在外面歡喜頑笑的人，又沒本事賺錢，少不免偷拐搶騙，亂背虧空，鬧出事情來，卻是某公館的家人，雖然與主人不相干，卻何苦被外頭多這麼一句話呢。何況這種人，保不住他不借著主人勢子，在外頭招搖撞騙。請少大人的示，怎樣做戒做戒他才好，不然，帶到河南去，倒是一個累。』他天天拿這些話對少大人說，少大人看看李福，果然滿面病容，走起路來，是有點不便當的樣子，便算給工錢，把他開發了，另外托朋友薦過一個人來。

「又過了幾天，少大人玩夠了，要動身了，賈冲忽然病起來，一天到晚，哼聲不絕，一連三天，不茶不飯；請醫生來給他看過，吃了藥下去，依然如此。少大人急了，親到他榻前，問他怎樣了，可能走得動。他爬在枕上叩頭道：『是小的沒福氣跟隨少大人，所以無端生起病來。望少大人上緊動身，不要誤了正事。小的在這裡將養好了，就兼程趕上去伺候。』少大人道：『我想等你病好了，一起動身呢。』賈冲道：『少大人的前程要緊，不要為了小的耽誤了。小的的病，自己知道早晚是不會好的。』少大人無奈，只得帶了兩個家人，動身到鎮江，取道清江浦，往河南去了。

「這邊少大人動了身，那邊賈沖馬上就好了。另外搬過一家客棧住下，不叫賈沖，就依著獎札的名字叫了卜子修，結交起朋友來。托了一家捐局，代他辦事，就把這獎札寄到京裡，托人代他在部裡改了籍貫，辦了驗看，指省江蘇。部憑到日，他便往蘇州稟到，分在上海道差遣。他那上衙門是天天不脫空的，又稟承了他叔祖老大人的教訓，見了上司，那一種巴結的勁兒，簡直形容他不出來。所以他分道不久，就得了個高昌廟巡防局的差使。高昌廟本是一個鄉僻地方，從前沒有甚麼巡防局的。因為同治初年，湘鄉曾中堂、合肥李中堂，奏准朝廷，在那邊設了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，那局子一年年的擴充起來，那委員、司事便一年多似一年，至於工匠、小工之類，更不消說了，所以把局前一片荒野之地，慢慢的成了一個聚落，有了兩條大路，居然是個鎮市了，所以就設了一個巡防局。卜子修是初出茅廬的人，得了那個差使，猶如抓了印把子一般，倒也凡事必躬必親。他自己坐在轎子裡，看見路上的東洋車子攔路停著，他便喝叫停下轎子，自己拿了扶手板跑出來，對那些車夫亂打，嚇得那些車夫四散奔逃，他嘴裡還是混帳王八蛋、娘摩洗亂炮的亂罵。製造局裡的總辦、提調都是些道府班，他又多一班上司伺候了。新年裡頭，他忽然到總辦那裡稟見。總辦不知他有甚公事，便叫請他進來。見過之後，就有他的家人，拿了許多魚燈、荷花燈、兔子燈之類上來，還有一個手版，他便站起來，垂手稟道：『這是卑職孝敬少老爺玩的，求大人賞收。』總辦見了，又是可笑，又是可惱，說道：『小孩子頑的東西，何必老兄費心！』卜子修道：『這是卑職的一點窮孝心，求大人賞收了。』又對總辦的家人道：『費心代我拿了上去，這手版說我替少老爺請安。』總辦倒也拿他無可如何。從此外面便傳為笑柄。

「那年恰好碰了中東之役，製造局是個軍火重地，格外戒嚴。每天晚上，各廠的委員、司事都輪班查夜，就是總辦、提調也每夜輪流著到處稽查；到半夜時，都在公務廳會齊一次，叫做『會哨』。這卜子修雖是局外的人，到了會哨時候，他一定穿了行裝，帶了兩名巡勇去獻慰。常時還帶著些點心，去孝敬總辦，請各委員、司事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叫人擡了一口行灶，放在公務廳天井裡，做起湯圓來。總辦來了，看見了，問是做甚麼的。家人回說是巡防局老爺做湯圓的。總辦道：『算了！東洋人這場仗打下來，如果中國打了勝仗，講起和來，開兵費賠款的帳，還要把卜老爺的點心帳開上一筆呢。』不提防卜子修已在旁邊站著班，聽了這句話，走前一步，請了個安道：『謝大人栽培。』總辦見了，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，卻又不好拿他怎樣；只有對著別人，微微的冷笑一聲。此時會哨的人都已齊集，大家不過談些日來軍事新聞，只有卜子修趕出趕進，催做湯圓。眾人見他那副神氣，都在肚子裡暗笑，卜子修只不覺著。催得湯圓熟時，一碗一碗的盛在那裡，未曾拿上去，子修自己親來一看，見是每碗四個，便拿起湯匙來，在別個碗上取了兩個，湊在一個碗裡，過細數一數，是六個無疑了，便親自雙手捧了，送至總辦跟前，雙手一獻至額道：『這是卑職孝敬大人的祿位高升！』總辦倒也拿他無可如何，笑說道：『老兄太忙了！破了鈔不算數，還要那麼忙，這是叫我們下回不敢再查夜了。』總辦說話時，他還垂著手，挺著腰，洗耳恭聽。等總辦說完了，他便接連答應『是，是，是』。旁邊的人都幾乎笑起來，他總是不覺著。又去取一碗，添足了九個，親自捧了，又拿了一個手板，走到總辦的家人跟前道：『費心費心，代我拿上去，孝敬老太太，說是卑職卜子修孝敬老太太的，久長富貴。這個手板，費心代回一回，是卑職卜子修恭請老太太晚安。』總辦道：『算了罷，不要觀瑣了，老太太早已睡了。』卜子修道：『這是卑職的一點孝心，老太太雖然睡了，也一定歡喜的。』總辦無可如何，只得由他去鬧。諸如此類的笑話，也不知鬧了多少。

「最可笑的，是有一回一個甚麼大員路過上海，本地地方官自然照例辦差。等到那位大員駕到之日，自然闔城印委各員，都到碼頭恭迎。那卜子修打聽得大員坐的是招商局船，泊在金利源碼頭，便坐了轎子去迎。偏偏那轎子走得慢，看見那製造局總辦、提調，以及各廠的紅委員，凡夠得上接的，一個個都坐了馬車，超越在轎子前頭，如飛的去了。那總辦、提調，都是一個人一輛馬車；其餘各委員，也有兩個人一輛的，也有三個人一輛的，最寒塵的是四個人一輛。卜子修心中無限懊悔，悔不和別人打了伙，僱個馬車，那就快得多了。一面想，一面罵轎班走得慢：『你們吃老爺的飯，都吃到那裡去了！腿也跑不動了！』一面罵，一面在轎子裡跺腳，跺得轎班的肩膀生疼，越發走不動了。他更是恨的了不得，罵道：『等一會回到局子裡，叫你們對付我的板子！』嘴裡罵著，心中生怕到得遲了，那邊已經上了岸，那就沒意思了。又想到：『怎樣能再遇見一個熟人，是坐馬車的，那就好了，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喊住了他，附坐了上去了。』思想之間，轎子將近西門，忽然看見一輛轎子馬車，從轎後超越到轎前去。

「卜子修定睛從那轎車後面的玻璃看進去，內中只坐了一人，便大呼小叫起來道：『馬車停一停！馬車停一停！』前頭那馬車夫聽見了，回頭一看，是卜老爺坐在轎子裡，招手叫停車。也不知他有甚麼要緊公事，姑且把馬韁勒住，看他作何舉動。卜子修見馬車停住了，便喝叫停轎，自己走了下來，交代轎班，趕緊到碼頭去伺候，『到遲了，誤了我的差使，小心你們的狗腿！』說罷，三步兩步，跑到那馬車跟前，伸手把機關一擰，用力一拉，開了門，一腳跨了上去。擡頭一看，只把他急個半死！你道車子上是誰？正是卜子修的頂頭上司，欽命二品銜、江南分巡蘇松大兵備道！卜子修這一嚇，竟是魂不附體！那馬夫看見他一腳上了車，便放開韁繩，那馬如飛而去了。只有卜子修此時，臉紅過耳，連頸脖子都紅了。還有一半身子在車子外面，跨又跨不進去，退又退不出來，彎著身子，站又站不直，急的又開口不得。道臺見了這個情形，又可笑，又可惱，便冷笑道：『你坐下罷。』卜子修如奉恩詔一般，才敢把第二條腿拿了進來，順手關上車門。誰知身上佩帶的檳榔荷包上一顆料珠兒，夾在門縫裡，那門便關不上，只好把一隻手拉著門。這一邊呢，又不敢和道臺平坐；若要斜靠著身子呢，一條腿又要壓到道臺膝蓋上，鬧得他左不是右不是。他平日見了上司是最會說話的，這回卻急得無話可說。」

正是：大人莫漫嫌唐突，卑職專誠附驥來。未知卜子修到底怎樣下場，且待下回再記。